

## 北斗厌胜信仰的星象学起源考证<sup>\*</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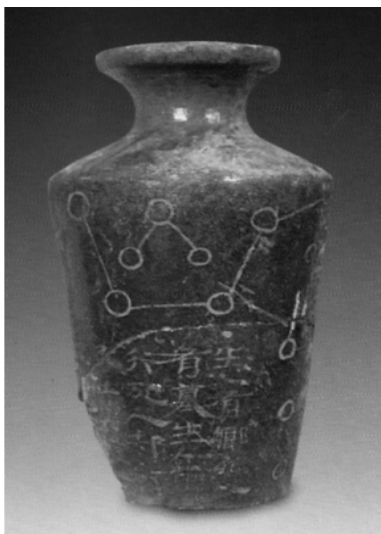
朱 磊

**提 要：**原始道教相信“北斗”有驱鬼辟邪的功能。考古中也经常能够发现带有北斗符号的解注器，如厌胜钱、解注瓶等。华夏上古先民认为：北斗为天帝之车，鬼宿是死于非命者之亡魂化作的厉鬼在天上的反映，而“厌胜”亦作“压胜”。从星象学角度考察北斗厌胜信仰的起源，原来在星空中，二十八宿之一的“鬼宿”正好压在北斗七星“帝车”车底。正是由于“北斗压鬼宿”这一天文现象，孕育了中国古代以北斗符号压鬼镇祟、除妖驱邪的厌胜法，并被广泛施行在凶死之人的丧葬仪式中，期以解除注祟，护佑生人。

朱磊，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讲师。

关键词：北斗 鬼宿 厌胜 解注瓶 符文

古时方士所行之通神降鬼、厌劾祈禳巫术，名曰“厌胜”。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曰：“厌，笮也，今人作压。”所以通常又把“厌胜”称作“压胜”。



图一 咸阳窑店陶瓶

(采自《文物》2004年第2期封底)

在古人的神学观念中，认为运用厌胜法可以制服他们想要制服的人和物。“厌胜”一词，在古代文献中最早见于《汉书·王莽传》：“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可见，在王莽的观念中，北斗具备厌胜禳灾的神奇能力。

除了传说中的威斗，常常用于厌胜的法器如厌胜钱<sup>①</sup>、七星剑、解注瓶等，其上大多亦可见“北斗”符号。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古人认为北斗有驱鬼辟邪的功能？“压胜”的“压”又当作何解？

仰观星空，北斗七星正好压在鬼宿之上。大概正是由于“北斗压鬼宿”这一天文现象，孕育了中国古代以北斗符号压鬼镇祟、除妖驱邪的厌胜法，并被广泛施行在死于非命者的丧葬仪式中，期以解除注祟，护佑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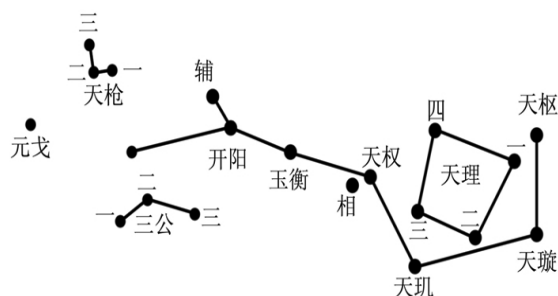
### 一、解注瓶上的北斗图案分析

2001年8月，在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聂家沟村北发现了一件东汉时期的陶瓶（图一），瓶身自肩以下周壁用朱砂满绘星图、道符，并书有文字（图三）<sup>②</sup>。由于此瓶身所绘图文的内容较为独特，为我们理解北斗之厌胜功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在简报中，作者对此陶瓶上图文的有关细节作了如下的描述：

陶瓶的图文按其相对位置分为左右两部分。左侧中央由三颗星连成等腰三角形，其中顶部一星最大，下侧两星稍小。星图内自上而下有三字，仅最后一字完整：经辨认，推断为“天心星”三字。星图右侧上部书

“右贼史”，“如[道]”之下残；左侧上部书“左贼史”。星图下有两道符篆，已残缺。其中左符与长安县南李王村汉墓的朱书符上端相似，右符与户县东汉墓的符篆上部近同。陶瓶右部上面有一幅北斗七星图，星间有连线，斗魁内有三颗星，连成等腰三角形，斗柄下有四颗星，连成菱形。此图之下右侧有六颗星，两两相连，相互平行。左侧朱书五行二十四字：“生人有乡，死人有墓。生人前行，死人却行。死生异路，毋复相[忤]。”



图二 北斗图（紫微垣图 局部）

（参考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91 页）

耐人寻味的是，此陶瓶右侧北斗七星的斗杓之下绘四颗星，连成菱形，魁内则绘三颗星，成等腰三角形。但是，据《晋书·天文志》记载：“魁中四星为贵人之牢，曰天理也……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图二）显然，窑店朱书瓶魁内和杓下的星数与文献记载相反，难道是画符者的粗心所致？

要知道，在古人的宗教意识中，埋葬死者是一件庄严而神圣的大事。丧葬过程乃是将死者之灵魂转化、发送到彼岸世界的通过仪式。各个步骤一定要严格符合其宗教逻辑要求方可达成其“终极关怀”的实现。解注瓶上的内容势必严格地代表着某种特定的宗教象征符号，以实现其神学功用。因此，粗心失误是不可能被允许的。斗柄下的四星显然不是“天理”，而应是二十八宿中的舆鬼，即鬼宿<sup>⑤</sup>。

卡西尔说：“最早的天文学体系的空间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理论空间……这种充满着魔术般的、神圣的（空间）……不过是一个想象的空间，是人类心灵的一种虚构……是一种对宇宙的神话式解释。”<sup>④</sup>解注瓶本身就是汉晋社会的意识形态——尤其是丧葬意识的积淀与物化，其上的图文不是要在陶瓶上客观地记录天象，而是要实

现“解除注祟”这一宗教功能。具体到窑店解注瓶，实欲通过绘制北斗压鬼宿的天象，表达厌胜驱邪、分隔人鬼的思想宗旨。

东汉时期的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曾记载北斗有分隔生死二气之功能：“生气者属天属阳属前，天道以神气生，故斗前六神皆生。后六神属地属阴，天道以死气为鬼，为物凶咎。”<sup>⑤</sup>因此，北斗能够分阴阳，隔生死。所谓“死气为鬼”，即指二十八宿之“鬼宿”也。

鬼宿又称舆鬼，南宫朱雀七宿之第二宿，有四颗光线较微弱的星，依次为巨蟹座  $\theta$ 、 $\eta$ 、 $\gamma$  及  $\delta$ 。鬼宿四星围形似柜，中有一星团（Praesepe 星团），古人名之曰“积尸气”。《石氏星经》的描述为：“鬼中央一星，白如粉絮，似云非云，似星非星，见气而已，名曰积尸，亦曰积尸气。”《史记·天官书》载：“舆鬼，鬼祠事；中白者为质。”唐张守节《正义》曰：“舆鬼四星，主祠事，天目也，主视明察奸谋。东北星主积马，东南星主积兵，西南星主积布帛，西北星主积金玉，随其变占之。中一星为积尸，一名质，主丧死祠祀。占：鬼星明大，谷成；不明，百姓散。质欲其没不明；明则兵起，大臣诛，下人死之。”<sup>⑥</sup>唐李淳风《观象玩占》也提到：“鬼四星曰舆鬼，为朱雀头眼，鬼中央白色如粉絮者，谓之积尸气，如云非云，如星非星，见气而已。”可见文献记载中，鬼宿是由四颗星组成的柜形星宿，主死丧祠祀。由于积尸气如云非云，如星非星，也有文献把积尸气也当作一颗星，认为鬼宿有五颗星，同是李淳风，在《晋书·天文志》中亦有“舆鬼五星，天目也”之说。因此，有些古代星图把鬼宿绘成四星，也有的绘为五星。

#### 1. “鬼宿”——“鬼之归宿”

既然鬼宿以“鬼”名之，主丧死祠事，自然与“鬼”有着密切的联系。

《太平经》载：“夫人死，魂神以归天，骨肉以付地腐涂。”<sup>⑦</sup>魂神归天，至于何处？鬼宿也。《后汉书·天文志》：“荧惑为凶衰，舆鬼尸星主死亡，荧惑入之为大丧。轩辕为后宫。七星，周地。客星居之为死丧。其后二年，光武崩。”唐李贤注曰：

舆鬼五星，天府也。黄帝占曰：“舆鬼，天目也，朱雀头也，中央星如粉絮，鬼为变害，故言。一名天尸，斧钺，或以病亡，或以诛斩。火克金，天以制法。其西南一星，

主积布帛；西北一星，主积金玉；东北一星，主积马；东南一星，主积兵，一曰主领珠钱。”郗萌曰：“與鬼者，参之尸也，弧射狼，误中参左肩，举尸之东并治，留尸與鬼，故曰天尸。鬼之为言归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與鬼，大臣诛，有干（戚）钺乘质者，君贵人忧，金玉用，民人多疾，从南入为男子，从北入为女，从西入为老人，从东入为丁壮。棺木倍价。”<sup>⑧</sup>

古人认为，人的吉凶祸福是天所赋予，上天主宰着世人的命运。天上的星宿乃是天界的仙官，不但控制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亦掌管婚丧嫁娶、战争、祭祀等人间诸事，不同的天官有不同的职能<sup>⑨</sup>。與鬼为尸星，一名天尸，即为天神（参宿）的尸体。“主死丧”正是出于对“鬼”这个星名含义和作用的推理。

同时，天人感应的思想使古人认为地上的一切在天上均有与之相应的天象。《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礼记·郊特牲》：“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论衡·订鬼篇》：“凡天地之间，气皆纯于天，天文垂象于上，其气降而生物。气和者养生，不和者伤害。本有象于天，则其降下，有形于地矣。故鬼之见也，象气为之也。”

星宿之名来源于其“取材于地”的形象。鬼宿四星最初或是因像“鬼”之形象而得名（鬼的原始形象应为四目兽头之人形怪物，详细论述见下文）。隋代的丹元子《步天歌》<sup>⑩</sup>中讲到鬼宿“四星册方似木柜，中央白者积尸气”。可知鬼宿四星状如一尸躺在棺内，也曾被演绎为二人抬尸<sup>⑪</sup>。总而言之，古人认为鬼宿是地下死者在天上的反映，同时也把鬼宿视为掌管死丧祠祀的天官。

二十八宿又名二十八舍、二十八次，《史记·律书》：“《书》曰二十八舍……舍者，日月所舍。”司马贞《索隐》：“二十八宿，‘七正’之所舍也。舍，止也。宿，次也。言日月五星运行，或舍于二十八次之分也。”“宿”、“舍”与“次”均有留宿和旅居之意，而汉字“宿”的早期写法乃像人在房中休息。所以在古人看来，一段段天区也正如地球上沿途分布的驿站一样，应当是为日、月、五星准备的临时住所<sup>⑫</sup>。鬼宿，顾名思义，鬼之居所，魂之归宿也。郗萌说鬼宿

为天尸，又称“鬼之为言归也”。表明在汉代死后世界观中，应存在死后灵魂归于鬼宿之说。

## 2. “鬼宿”与“鬼魂”的联系

陈久金认为：“将鬼宿解释为死人的鬼魂，实际是战国以后星占家的附会和误解。鬼宿的名称，从分野理论出发应该源出于中国殷周时期西北方的少数民族——鬼方。”<sup>⑬</sup>此观点值得商榷。经冯时考证，二十八宿体系的建立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四千纪甚至更早<sup>⑭</sup>，远早于鬼方部落名称的出现（殷周时期）。根据古人“地法天”的思想及星宿分野理论，“鬼方”之名倒很有可能由鬼宿而来。即使是战国以后的星占家将鬼宿附会成死人的鬼魂，也足以说明，至迟到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鬼宿已经和鬼魂发生了联系。

至于與鬼四星所代表的究竟是什么鬼？合理的答案是——非正常死亡（凶死）之厉鬼。

《礼记·月令》曰：“季春之月，令国难（雺），九门磔禴，以毕春气。”郑玄注曰：

此雺，雺阴气也，阴寒至此不止，害将及人。所以及人者，阴气右行，此月之中，日行历昴，昴有大行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命方相帅百隶索室欧疾以逐之。又磔牲以禴于四方之神，所以毕止其灾也。王室明堂。礼曰，季春出疫于郊，以禴春气。

仲秋之月“天子乃难（雺），以达秋气”，郑注：

此雺，雺阳气也，阳暑至此不衰，害亦将及人。所以及人者，阳气左行，此月宿值昴、毕，昴、毕亦得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亦随而出行。于是命方相氏帅百隶而雺之。王居明堂。礼曰，仲秋九门磔禴，以发陈气，御止疾疫。

又，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雺），旁磔”注曰：

此雺，雺阴气也。雺阴始于此者，阴气右行，此月之中，日历虚、危。虚、危有坟墓四司之气，为厉鬼，将随强阴出害人也。旁磔于四方之门者，磔，禴也。

此材料证明，至少在郑玄看来，周代先民已将世间的厉鬼与天空中的积尸气联系起来，并且通过观察积尸气的明暗程度及所在星宿间的位置，判断是否有厉鬼出来害人，进而决定何时举行雺仪驱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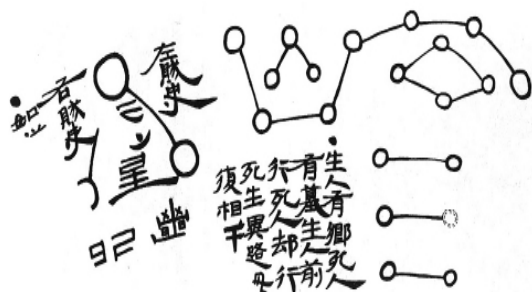
汉代以后, 道教的兴起带来了一种新的驱鬼手段——符箓。这是对后世中国民间影响颇深的驱鬼方法。同时, 也由于巫觋的日益世俗化, 原始驱鬼活动中的动作因素逐渐减弱(汉族地区尤其明显), 口头驱鬼的手段脱胎独立, 念咒语与画符箓遂结合在一起, 成为后世沿袭不衰的主要的驱鬼手段——厌胜法<sup>⑤</sup>。《论衡》曰: “解逐之法, 缘古逐疫之礼也。”道教作为秉承原始巫觋传统的地道的中国宗教, 与“鬼”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原始道教被称为“鬼道”, 劾鬼治鬼是道教徒的主要职能<sup>⑥</sup>。窑店解注瓶上符文所表现就是原始道教吸收巫觋“雩”文化传统之后发展出来的符箓厌胜之法, 瓶身所绘北斗斗杓之下所压輿鬼四星代表的乃是四种非正常死亡的厉鬼。

这一结论可以从其他考古资料得到证实。与窑店陶瓶发现地相隔不远的陕西长安县三里村也曾出土一件朱书陶瓶, 上绘北斗七星(图四), 瓶内书写“北斗君”三字, 图下朱书四行文字: “主乳死咎鬼, 主白死咎鬼, 主币死咎鬼, 主星死咎鬼。”<sup>⑦</sup>此四咎鬼正好与窑店陶瓶上的輿鬼四星相对应。也就是说, 窑店陶瓶上的輿鬼四星应分别代表此处的“乳死咎鬼, 白死咎鬼, 币死咎鬼, 星死咎鬼”。关于这四类咎鬼, 王育成的解释是: 乳死咎鬼为年幼夭折之鬼; 白死(应为“自死”)咎鬼为自杀身死之鬼; 币死(应为“师死”)咎鬼为在军事冲突中死去之鬼; 星死(应为“刑死”)咎鬼为受过肉刑, 形体亏损者死后所成之鬼。其考证过程摘录如下:

“乳死”与夭死同义。《史记·扁鹊列传》“怀子而不乳”, 《索隐》云: “乳, 生也。”故乳死当指出生不久便死去的婴儿。汉代人以为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鬼。《论衡·订鬼篇》: “《礼》曰, 颛顼氏有三子, 生而亡去为疫鬼, 一居江水是为虐鬼, 一居若水是为魍魉鬼, 一居人宫室区隅沅库善惊人小儿。”“白死”之白当是“自”字的省减写法。东汉解除文中这种写法常见, 如洛阳延光元年朱书有“生自属长安, 死人自属丘丛墓”之句, 两个自字全写成白<sup>⑧</sup>。故“白死”实为“自死”, 意指自杀身死而成之鬼。道书《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卷下有“自刑女鬼”、“自缢之鬼”, 即此类自死咎鬼。“币死”, 币为师之省, 在战国秦汉文字资料中这是通例。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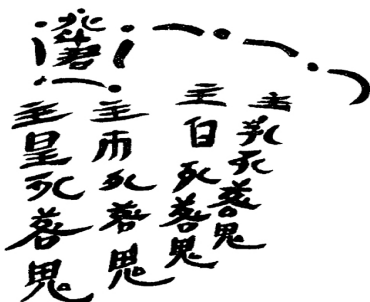
事语》“率师以御晋人”、“恒公率师以侵蔡”、“献公之师袭虢”, 师字皆写作“币”<sup>⑨</sup>。故“币死”即“师死”, 指在军事冲突中死去的人。前举《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卷下有“兵死鬼”、“兵死阵死鬼”, 似是“师死咎鬼”一类。“星死”, 星当是刑字的同音假借, 指受过肉刑、形体亏损者。这种人在古代极受歧视, 世有“刑人不在君侧”之说。《论衡·四讳篇》载东汉四大忌讳之一便是“被刑为徒不上丘墓”。故刑死者也是当时人畏惧的咎鬼之一。此名唐代仍存, 敦煌文书伯 2856《发病书记》载致人病死的邪鬼名有“星死鬼”、“星死不葬鬼”, 即此类“星死咎鬼”。<sup>⑩</sup>

对于“星死”, 张勋燎认为是“犯触星忌, 灾星为祟”而至于死亡<sup>⑪</sup>。总而言之, 均属非自然死亡的凶死之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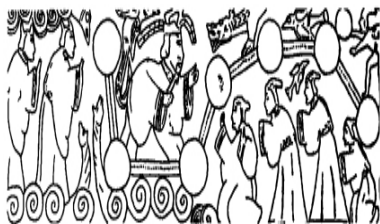
图三 咸阳窑店陶瓶上的图文摹本

(采自 刘卫鹏、李朝阳:《咸阳窑店出土的东汉朱书陶瓶》,《文物》2004 年第 2 期, 第 87 页, 图三)



图四 三里村东汉墓“北斗君”朱书摹本

(采自 王育成:《南李王陶瓶朱书与相关宗教文化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1996 年第 2 期, 第 62 页)



图五 山东嘉祥武氏祠北斗星君图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拓本)

古人认为死于非命者的魂可以化作厉鬼，作祟害人。《左传·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楚辞·九章·惜诵》：“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抗。吾使厉神占之兮，日有志极而无旁。”王逸注曰：“（厉神）盖殇鬼也。”厉鬼的观念最初产生于民间，至封建社会的祀典中，规定平民不得祀厉鬼<sup>②</sup>。据《礼记·祭法》所记，厉鬼，在王为群姓立七祀中称泰厉，在王自为立七祀中称公厉，在大夫所立三祀中称族厉。自适士以下至庶人，不祀厉鬼。正是由于一些厉鬼无人奉祀，常常在人间进行报复和泄恨。据《左传·昭公七年》记载，郑国人杀了伯有，伯有鬼魂作祟杀人，直到子产封伯有的儿子为大夫，恐怖的局势才得以平息。子产曰：“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依于人，以为淫厉”，解决的办法是使“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子产不信天道，曾言“天道远，人道近”，却相信有作祟的鬼魂，这表明此为当时流行的世俗观念。

据丁山考证，春秋时所行之“雺”祭，即等于贵族所祀之厉神。厉、雺两字一声之转：

凡《祭法》、《檀弓》及《左传》、《山海经》所谓厉者，在其他记载里则谓之雺。《论语·乡党》“乡人雺，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礼记·郊特牲》作“乡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阶，存室神也”。郑玄注：“禘，强鬼也。谓时雺，索室驱疫逐强鬼也。禘，或为献，或为雺。”是士庶人阶级未尝不祭厉神。<sup>③</sup>

根据此材料对“雺”祭的描述，可见古人对“鬼”亦敬亦恨。对待厉鬼的态度，似乎经历了从开始的恐惧屈服、祭祀安抚，到后来的极力反抗、驱逐厌禳之过程。三里村解注瓶图文上写明四大咎鬼均由“北斗君”所主（图四），可以判断，此墓墓主应属非自然死亡者。为防其鬼魂作祟以害生人，在下葬之时需要道士在仪式中礼请“北斗君”实施厌胜法，利用北斗压制厉鬼，并将其发送至鬼宿，使“鬼有所归，乃不为厉”。进而达到“生人有乡，死人有墓。生人前行，死人却行。死生异路，毋复相忤”的解注目的。这就是为什么解注器物上多见北斗符号。

山东嘉祥的武氏祠中，后石室第四石的第四层中的“北斗星君图”（图五）斗杓组成车轳之下，或站或跪列有四名仙官，也应为上文提到的

鬼宿四天官。

此三图可以互为佐证。三里村陶瓶为窑店陶瓶的文字性解释，而武氏祠北斗星君图则是三里村陶瓶的图像化表达。三图表现的内容相同，都是利用北斗厌胜鬼宿咎鬼，从而为死者解除注祟，护佑生人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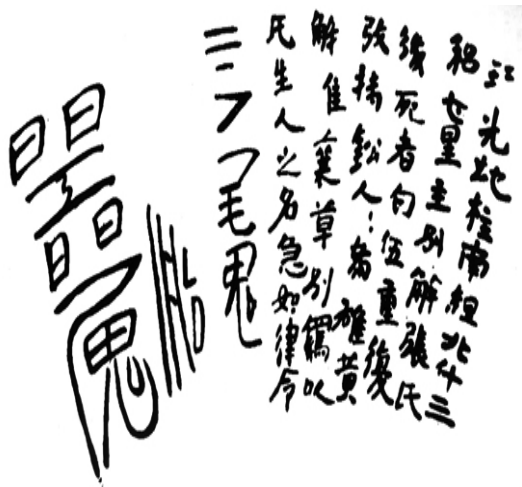
### 3. “北斗压鬼”道符

汉晋解注器上大量出现的上“斗”下“鬼”结构的道符画法，亦为“北斗压鬼”这一思想主旨的符号式抽象表达（如图六、图七、图八，也有如图九那样以简化鬼宿图形符号形式出现的道符）。

关于图六、图七和图八中均出现的上“斗”下“鬼”道符，学者多将其上半部释为“尾”字，认为代表尾宿<sup>④</sup>，李零则认为是上“斗”下“土”组合而成的“斗”字，并作了如下考证：

“土”字写法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汉铜式铭“戌土门”之“土”字，“斗”字与磨咀子汉墓（M62）出土漆木式铭之“斗”字亦相近。斗居中宫，当土位，土、斗密切相关。如曾侯乙墓出土漆箱盖上的青龙白虎二十八宿图，图中的北斗是由“土”、“斗”二字构成，双古堆汉墓出土漆木式（六壬式）的土门（地门）亦作“土斗戌”。<sup>⑤</sup>

根据上文对汉晋时期“北斗压鬼”信仰的考证，笔者更倾向于李零的解释，并认为这种解注器上出现的上“斗”下“鬼”的组合符，可统称为“北斗压鬼”符。



图六 陕西南里王村东汉墓解注瓶摹本

（采自 安志、马志军：《长安县南李王村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第69页）



图七 陕西户县曹氏符摹本

(采自 褚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 年创刊号,第 47 页,图六)



图八 陕西临潼斜口乡解注瓶摹本

(采自 林泊、李德仁:《临潼发现汉初平元年墓》,《文博》1989 年第 1 期,第 41 页,图十)



图九 河南洛阳唐寺门解注瓶底摹本

(采自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寺门两座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 年第 3 期,第 38 页)

## 二、“鬼”观念之滥觞

那么,古代中国之“鬼”观念又诞生于何时?“鬼”最初是何种原始形象?“鬼宿”之命名是否与“鬼”信仰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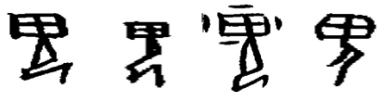
《礼记·祭义》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汉王充《论衡》载:“世谓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

墨子认为在夏代之时人们已经有了鬼神观念,《墨子·明鬼下》曰:

今执无鬼者言曰,夫天下之为闻见鬼神之物者不可胜计也,亦孰为闻见鬼神有无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众之所同见与众之所同闻,则若昔者杜伯是也。……此吾所以知《周书》之鬼也。且《周书》独鬼而《尚书》不鬼,则未足以为法也。然则姑尝上观乎《尚书》曰,……此吾所以知商周之鬼也。且《尚书》独鬼而《夏书》不鬼,则未足以为法也。然则姑尝上观乎《夏书·禹誓》曰,……此吾所以知《夏书》之鬼也。……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礼记·祭法》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郑注:“五代谓黄帝尧舜禹汤。”在这里,郑玄更是将古人的鬼神观念上溯到了黄帝时代。根据宗教学对原始信仰产生问题的研究可知,最初的鬼神信仰是伴随着原始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同时出现的,因此,理论上中国先民应该在上古时期就已经产生了“鬼”的信仰。有据可考的资料显示,至少在殷商时期,已经产生了鬼是死灵魂这样的观念<sup>⑤</sup>。

至于“鬼”的形象,文献记载中似乎众说纷纭。《论衡·订鬼篇》中列出了汉代人观念中七类有形与无形之鬼,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然而,在“鬼”观念诞生之初,最早的“鬼”之原形又是何等形象?



甲骨文“鬼”字

采自《甲骨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



金文“鬼”字

采自《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图十 甲骨文与金文“鬼”字

《说文解字·鬼部》:“鬼,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尔雅》训同)又《由部》:“由,鬼头也,象形。”加之甲骨文卜辞中的“鬼”字结构(图十),据沈兼士考证,其造字理念应是在描绘商人观念中鬼的形象——长着“田”字形兽头的类人怪兽<sup>⑥</sup>。

中国古代曾盛行一种较原始的集体定期驱鬼的习俗——“傩”。甲骨文中的“宄”辞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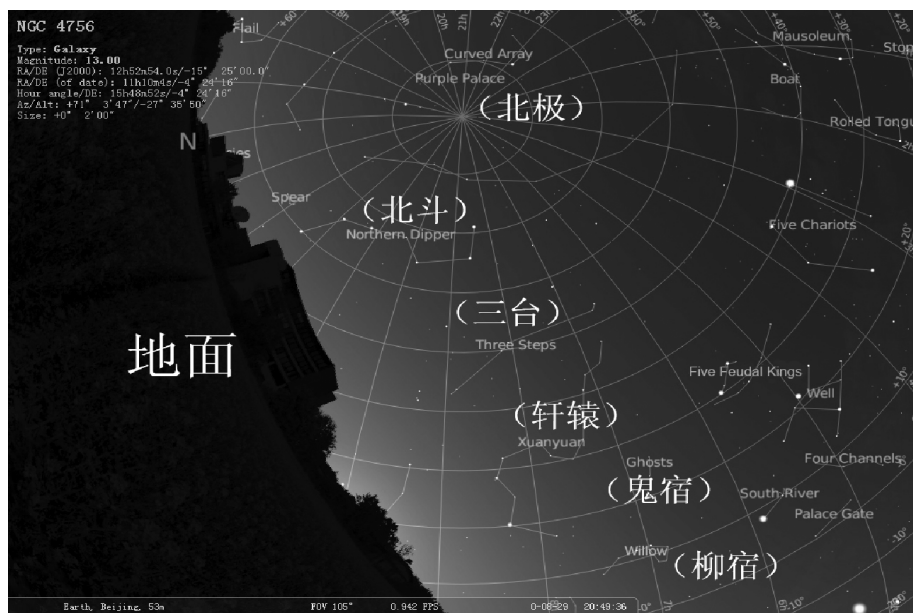
相”辞，是迄今有关傩的最早实录。于省吾考证，殷商甲骨文中的“兪”字表现的就是“索室驱疫”的傩仪<sup>②</sup>。根据《周礼·夏官·方相氏》的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傩），以索室驱疫。”方相氏如此打扮，目的是扮演成更加凶恶之鬼（众鬼之主）以驱鬼逐疫。其头戴黄金四目面具以模仿“田”字形状的鬼头，表明在古人的观念中，鬼的形象应该是头生“四目”的人形怪兽。甲骨文及金文的“鬼”字来源于头戴黄金四目面具的方相氏所扮演的鬼，尤其是金文的“鬼”字，带有“攴”、“殳”、“ㄗ”偏旁（图十），更是清楚地表达了执戈扬盾的驱鬼过程及其祭祀仪式的本质。

既然鬼的原始形象为头生“四目”的人形怪兽，而天上星宿又是根据与世间万物的对应形象而加以命名，鬼宿四星或许正是与鬼之“四目”形象相仿而得名，其明暗程度也被古代的星占家附会为厉鬼出来害人的征兆。

### 三、北斗压鬼宿之星象学考察

在汉代的星空中，是否真的存在“北斗压鬼宿”的天文现象？

首先，考察文献记载中鬼宿在汉代星空中的位置，确应居于北斗之下。《史记·天官书》载：“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朱文鑫根据《史记》的《策解》与《正义》，曾对其位置关系作过梳理<sup>③</sup>，潘鼐解释曰：“从帝星出发，通过斗杓末一星，可以连结角宿，这叫杓携龙角。第五星玉衡，当南斗中天时，它在北方与南斗遥遥相对，两者南北相当，这便是衡殷南斗。斗魁四星恰好在参宿两肩之上，似参宿白虎之首以魁为枕。故称魁枕参首。”<sup>④</sup>如此，则北斗与四象二十八宿的位置关系便十分清楚：斗杓指向东宫苍龙的角宿，斗魁对着西宫白虎的参宿，斗口向上冲向北宫玄武的斗宿（南斗），北斗之下则压着南宫朱雀的鬼宿<sup>⑤</sup>。



图十一 笔者使用 Stellarium 天文软件系统所生成公元元年 8 月 29 日 20:49 的天象图

其次，考察“舆鬼”之意。《说文解字》对“舆”字的解释是：“舆，车底也。”结合起来从字面上理解，“舆鬼”即为车底下之亡魂。《史记·天官书》载：“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所谓“帝”乃指天帝。既然斗为帝车，“舆鬼”中的“舆”便应是指“帝车（北斗）之底”。“舆鬼”之义，便是压在“北斗帝车”底下之鬼<sup>⑥</sup>。这令我想到，斗魁的“魁”

字，正好也是由“鬼”和“斗”二字组合而成，其造字理念想必亦是出于对斗魁与鬼宿位置关系的考虑。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表达的北斗底下是指斗口的反方向（如果把北斗视为车的话，斗魁内即为车上，斗口的反方向就是车底），不是绝对位置的上下。虽然北斗和二十八宿周年在天球上旋转，似乎两者间的位置关系不断变化，但是这种旋转是地球自转造成的，因此处于北半球的人

所观测到的星宿运动为：众恒星整体绕着天球北极作逆时针方向旋转（所谓天道左旋），但星宿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基本上不会改变（鬼宿永远不会移到北斗的斗口之上）。

进一步地，为验证这一判断，笔者使用 Stellarium 天文软件系统生成了公元元年 8 月 29 日 20 点 49 分的位于北京的观测者观测到的天象图（图十一）。在此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北斗“压在”鬼宿之上的这种位置关系。并且，这种位置关系至今并无改变。

### 结 语

在遥远的星空，北斗“帝车”之下压着舆鬼“尸星”，在天球之上周而复始地绕极旋转。这一独特的天文现象，使笃信“鬼神”的华夏先民认为北斗有压镇鬼祟的能力，并将北斗符号广泛使用在古代凶死者的墓葬中以厌胜亡魂，驱邪镇墓。

但值得注意的是，汉晋之时，北斗亦被赋予了主寿、司杀、王权、辟兵、星占、分野以及配合道法修炼等一系列宗教职能。故而并非所有墓葬中出现的北斗符号都是用作厌胜。只有在死于非命者的墓葬中才施厌镇之法，寿终正寝或是“修道升仙”之人的墓中，北斗多绘于墓顶之天象图内，其所代表乃是天国仙境的符号及通天升仙的法门。更多的时候，北斗是作为王权的象征，其使用权亦被王室所垄断，其他人禁止使用。关于此问题，笔者将另文详述。

附记：本文是在作者导师、著名道教研究专家姜生教授指导下完成。本研究所的天学专家许洁博士也对本文的写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此谨表谢忱。

笔者曾在《文物》2011 年第 4 期发表论文《谈汉代解注瓶上的北斗与鬼宿》，对窑店陶瓶上北斗厌胜信仰进行过简要论述。

（责任编辑：首之）

\* 本文为 2011 年度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道教文化背景”（项目编号：2011GN005）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目前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厌胜钱为西汉中期至王莽时期，……其中，以钱文和仕途吉语较为常见；在纹饰方面，有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博局纹等厌胜纹饰，以及寿钩纹、鱼纹等吉祥纹饰，厌胜纹饰中以北斗七星为主，吉祥纹饰则以寿钩纹较为常见。”参见周克林：《厌胜钱初论》，四

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年，第 78 页。

② 刘卫鹏、李朝阳：《咸阳窑店出土的东汉朱书陶瓶》，《文物》2004 年第 2 期，第 86、87 页。

③ 简报作者亦持此观点。

④ [德] 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第 62 页。

⑤⑦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698、53 页。

⑥ 《史记》卷 27《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302 页。

⑧ 《后汉书·天文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3223 页。

⑨ 《北斗牾法武威经》、《无上黄篆大斋立成仪》卷 55 及《道门定制》卷 3 等经中均有记载：“凡二十八宿各有司，尽关璇玑之分，若风雨雷雹人间万汇，并随武威占剋，无不具载，明者察之。”

⑩ [南宋] 郑樵《通志·天文略·天文序》：“隋有丹元子者，隐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

⑪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40 页。

⑫⑬ 详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261、268 页。

⑭ 陈久金：《泄露天机——中西星空对话》，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 年，第 102、103 页。

⑮⑯ 赖亚生：《神秘的鬼魂世界——中国鬼文化探秘》，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年，第 111、112 页。

⑰⑱⑲ 王育成：《南李王陶瓶朱书与相关宗教文化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1996 年第 2 期，第 63、66、67 页。

⑳ 王育成：《洛阳延光元年朱书陶罐考释》，《中原文物》1993 年第 1 期，第 71—76 页。

㉑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释文》，《文物》1977 年第 1 期，第 32—35 页。

㉒ 参见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第 1 册，北京：线装书局，2006 年，第 131 页。

㉓ 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27 页。

㉔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年影印本，第 252 页。

㉕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年，第 81 页。

㉖ [日] 石诚彦：《鬼神考》，《东洋学报》第 22 卷第 2 期，1935 年，第 111 页。

㉗ 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86—200 页。

㉘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亢》，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48、49 页。

㉙ 朱文鑫：《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年，第 11 页。

㉚ 此处引潘鼐对朱文鑫梳理结果的白话文解释，参见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 年，第 76 页。

㉛ 鬼宿为朱雀七宿的第二宿，在地面上观测，是二十八宿中距离北斗最近的宿，看上去似被压在北斗之下。

㉜ 当然：“舆”字还有很多其他的意思，笔者此处仅就其“车底”之意略作探讨。